

## 第二十六章 兩院間的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宗緯是何許人也，想必看官們已然心知肚明，他與範事舊怨，雖然已經極為遙遠，但以範閑極為記仇的性格，又怎能不將此人的姓名深深烙印在心頭。

“見過大學士。”

“見過小公爺。”

賀宗緯不卑不亢，極為穩重地低身行禮。胡大學士呵呵笑著說了幾句閑話，虛抬雙臂，示意他不用多禮。而範閑卻隻是在一旁平靜地看著這位年輕大臣，腦中不知閃過了多少畫面。

慶曆七年初，軍方在山穀內狙殺範閑，給了皇帝陛下一個為朝廷換新血的機會，當日入宮有七位年輕官員，被民間稱為七君子。七君子中，秦恒參與叛亂，已然身死，言冰雲安安穩穩地在監察院做事，隻等著接替範閑提司的地位，而賀宗緯卻是這些新血之中最得陛下信任，提升最快之人。

京都平叛事後，範閑大皇子葉重三人自是首功，問題在於這三人已然是權貴之中的頂尖人物，陛下封無可封，賞無可賞。然而賀宗緯卻因為此事，大受陛下青眼相待，連升三級，如火箭一般地進入了朝廷的政治中樞。這種晉升速度，實為異數，或許也隻有初入京都後的範閑可以壓過他一頭。

而不止範閑清楚，賀宗緯自己清楚，其實朝野上下都明白，此人的越級提升，陛下的信任放權，隻是陛下為了平衡範閑自然而然生成的權勢。這倒不是皇帝對範閑有何疑忌，隻是像範閑這樣的權臣，如果沒有人在朝中製衡一二，總是會有些問題。

賀宗緯雖然進了門下中書，卻依然兼著都察院的左都禦史，稟持聖意。都察院權勢大漲，對監察院的權力形成了極大的壓迫。這兩年來，監察院和都察院之間不知打了多少官司。雙方之間地情勢極為緊張，也忙壞了以宋世仁和陳伯常為首的八處執律司。

執律司是範閑一時興起新設的監察院衙門，為地就是對付都察院這一幹子最能耍嘴皮子的禦史。

由此可知。範閑當然不喜歡賀宗緯，此人掀翻了自己的嶽父，處處和自己做對，最關鍵是對方這張中正嚴肅地臉下，隱藏著一顆他最厭憎的投機之心。

“三姓家奴”這個名稱是自範府書房傳出去的，都察院的大門是被範閑踹壞的。所有人都知道小範大人最瞧不起賀宗緯。

但每每在朝會之上，或是衙堂之上相遇，賀宗緯依然對範閑保持著絕對的尊敬。就像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，就像二人還是當年在石居上初相逢時地感覺。

正所謂伸手不打笑麵人，隻要對方暫時沒有碰觸自己的底線，範閑自然也不會對他如何刻薄羞辱。然而也正是賀宗緯的這種笑麵人地態度，讓他的心頭有些暗自警惕，這樣一個翻手為雲。覆手為雨的宵小之輩。不可能讓他吃明麵上的虧，但暗底下誰知道對方會做些什麼。

賀宗緯似乎看出了範閑不怎麼願意和自己說話，有些無奈地笑了笑，再次向二人行禮。又和聲說了幾句什麼，便跟著那顆紅燈籠，退回了宮城下的黑暗之中。

範閑眯著眼睛看著那個燈籠，直到看不到此人的容顏，才輕輕地吐了一口濁氣。胡大學士在一旁溫和地看著他。說道：“賀大人聖眷穩固。卻不是一個沒有分寸地人，兩院之間地爭執。他也隻是辦公事。”

聽著胡大學士替賀宗緯說話，範閑的唇角一翹。打趣說道：“如果讓你把自家那個寶貝女兒嫁給他。你願不願意？”

胡大學士咳嗽連連，又好笑又好氣地指著範閑，說不出話來。如今的京都不知從何興起了一股晚婚之風，即便宮裏對此大為不喜，卻也改變不了。比如靖王世子，比如賀宗緯，都已經是而立之人，卻依然孤家寡人一個，不思婚

嫁。

“說起我家那個丫頭...”胡大學士忽然微笑起來，說道：“安之啊，聽說你收了王大都督家那位小姐為學生，既然如此，也不介意多我家那個吧？”

範閑一怔，旋即想到自己收了王瞳兒為女學生，這件事情在那次禦書房與陛下的爭執後，已經成為了現實。其時他還沾沾自喜，以退為進，讓陛下把大皇子納側妃一事全數交給自己處理，此時聽著胡大學士地話，才知道自己又惹出問題來了。

他連連擺手，說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，大學士學富五車，令媛亦是冰雪聰明，哪裏需要我這廢物來做什麼。”

見他回絕的幹脆，胡大學士笑了笑，心想你若是廢物，那天下誰不是廢物，心裏不禁覺得有些可惜。

朝中文武百官誰都知道小範大人當先生那是世間一絕，把當年頑劣不堪的三皇子教成如今的溫潤君子，將當年縱馬京都的葉家小姐教成一位溫婉王妃，其人文有詩仙之名，武有九品之境，即便是胡大學士也極願意把自己地女兒送到他地府中當然，不是去做妾，隻是做女學生。

範閑把話題轉回先前那句，取笑說道：“學士不肯把女兒嫁給賀宗緯，自然是知道其人心術不正，如此小人，我何必與他虛與委蛇。”

胡大學士無奈一歎，心想如今的朝廷，也隻有範閑會如此狠辣地批評賀宗緯，隻是他始終想不明白，為什麼範閑如此瞧不起賀宗緯，要說當年地那些事情，其實還不是陛下一力促成的。

這件事情總之是說不明白地，範閑對賀宗緯地忌憚及厭惡來自很多方麵。此時天時尚早，左右無事，範閑便和胡大學士說起了閑話。

自從舒蕪歸老之後，範閑有些驚訝地發現，原來胡大學士和舒老頭兒一樣，都是極有趣的人，一點兒迂腐勁兒也沒有，加上京都叛亂時，範閑承了舒胡兩位大學士天大的情誼。一老

人平日公事來往。相處極為融洽。關係也是更近了

範閑與他二人湊在一處。說起了胡大學士當年地新文運動。這件事情最後雖然無疾而終。卻是胡大學士平生最得意之事。甚至比入主門下中書更得意。而範閑也是深受五四洗禮地一代夫子門徒。說地無比快活。笑聲竟是穿透了宮城下的寂靜。

此時宮門下地黑暗中。無數地紅燈籠。其實都在仰望著此處。門下中書首領學士與小公爺地對話。很多人都想參與。但他們知道自己沒有這個資格。至於在等待朝會時大笑。更隻有這二人才有這種膽子。

半晌之後。範閑直起身子，忽然感覺到了四周地氣氛有些怪異。眉頭微微一皺。歎了口氣。

胡大學士看了他一眼。知道他明悟了什麼。微微笑了起來。

範閑從來不知道皇帝陛下在平叛之後，曾經有那麼一剎那考慮過讓他繼位地問題。雖然皇帝陛下事後很堅決地把這個念頭從自己腦中抹去。

但他清楚皇帝陛下起初對慶國日後朝政地安排，用賀宗緯地都察院。平衡監察院地權力。再由胡大學士領軍的門下中書橫在上頭穩定朝綱。

如此安排。可保慶國二十年朝政安寧。

隻是如今範閑地權力太大。而且與胡大學士又極為交好。皇帝地安排有些實施不下去。隻好將賀宗緯提入了門下中書。

“陛下地意思很清楚。”胡大學士溫和說道：“他並不願意下麵地臣子勢如水火，起先賀大人過來請安。也是意圖緩和一下。安之你是個聰明人，應該知曉如何做。”

範閑沉默了起來，英俊地麵容在燈籠地映照下。顯得無比平靜。一年半前。他曾經踹開都察院大門。把賀宗緯以下地十幾名禦史罵到生死不知，世人隻道小範大人囂張無比。哪裏知道事後他自己也在禦書房內被皇帝老子罵到臉色青白相加。

這件事情證明了皇帝陛下對都察院地維護。以及為了維持這個平衡地局麵，願意付出地代價。所以從那天之後。

範閑便清楚自己應該怎樣做，而且一直都是這樣做地。隻要賀宗緯不太過分，他便不會施出辣手，除了成立執律司讓都察院難受到極點之外。並沒有什麼真正厲害地手段施展出來。

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範閑能夠忍受地前提下。如果賀宗緯做出什麼他不能忍受的事情。以他與皇帝地血緣關係，以他如今地真正實力，像賀宗緯這種角色，即便真地一刀殺了，又能如何？難道皇帝還舍得讓自己地私生子為一個大臣賠命？

胡大學士望著宮門下地黑暗。幽幽歎了一口氣。心裏倒是替賀宗緯覺得擔憂。他旋即想到前天深夜裏陛下地那個意思，不由皺起了眉頭。依照常理論。賀宗緯雖然算不得純良之輩。但往年舊事都是陛下地旨意，仔細想來，這位賀大人其實倒算不差如果小範大人願意。陛下那個提議，倒真可以讓兩院之間地爭執平伏下來。

這一切都要看範閑願不願意了。胡大學士轉過頭來，深深地看了範閑一眼。

範閑此時卻正在想，胡大學士這番話是皇帝托他傳的話，還是門下中書地態度，緊接著又皺眉想到。平日裏賀宗緯雖然對自己也是極為尊敬。但卻沒有像今天這般，如此溫順平和。一點脾氣也沒有。

這一切，其實都是源於範閑手中權力過大。一位皇族私生子。監察院盡在其手，內庫也離他不得，如此權勢，太過誇張。範閑想到皇帝的心思，不禁惱火暗道，難道自己人品好，家世好，也是一種原罪？

等大朝會結束，然後又開了例行的小會，最後皇帝陛下和大皇子、三皇子、範閑又開了一個更小規模地私人家庭會議。範閑走出了高高地皇城，滿臉溫和笑著對等著自己地胡府管家說了聲抱歉，說今兒個府裏忽然出了急事，這喝酒得要改天了。

坐上了回府的馬車，藤子京發現少爺今天地心情似乎著實不錯，眼睛一直笑地眯眯地，唇角一直彎彎地。就像月亮一樣。想到自家那婆娘最近一直在催地事情，他小心翼翼地問道：“少爺...”

範閑側過頭看了他一眼，聽著這位自己最忠實地仆人輕聲說著。聽了半天才明白過來。原來藤大家地看著府上有些人戶都憑著範家地聲威。出去做了小官。心裏也有些癢了。

如今地範府。一應雜事基本上都是交給藤子京和他媳婦兒在辦。有這個念頭。也是範閑早料到地事情。他看著藤子京。微笑說道：“今兒是慶曆九年。既然已經晚了五年。你再出去也沒甚意思。”

藤子京沒有聽明白少爺高深莫測地話。訥訥一笑住了嘴。

回到府前。範閑一掀衣襟。攜風而入。臉上依然保持著溫和而親切地笑容。所有地下人仆婦們看著這幕都覺著歡喜。範閑此人慣會收買人心。更何況闔府上下。誰不以他為榮。見著少爺高興，這些下人們也自然高興起來。

三管家跟著藤子京。隨著範閑往園裏走去。輕聲說道：“王家那位小姐過來了。聽說是要正式拜師。看少爺地心情，應該是準了。咱們應該準備些什麼？”

藤子京臉也未轉，如範閑一般莫測高深地笑了笑。說道：“王家小姐...今天可慘了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三管家驚訝問道。

藤子京黑著臉說道：“少爺今天心情很糟糕...前所末有地糟糕。”

...

果然不愧是在澹州便瞧出範閑輝煌將來地聰明人。果然不愧是跟隨範閑最久地親信。事態地發展正如藤子京所料。當範閑笑

走進書房之後不久。那位刁蠻的王家大小姐。便噙著淚奔了出來。

王瞳兒一邊大哭，一邊大罵，看上去淒慘無比，也不知道範閑對她做了什麼人神共憤的事情。姑娘家似乎覺得那書房不是人呆地地方，一路掩面而行。淚珠子在空中飛舞。

正是一路眼淚成詩，還是梨花體地姿式。

而在她身後。今日特意拔冗前來地京都守備史飛大將。也憤憤然地從書房裏走了出來，向府外走去，嘴裏念念有詞，似乎是沒有想到。範閑居然連自己地麵子都不給。

藤子京看著目瞪口呆地三管家，說道：“別問我，我也不知道宮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”

等到消息的範府諸女，趕緊往書房趕來，一路上才知道書房中。範閑極其刻薄地將那位王瞳兒姑娘好生教訓一頓，最後甚至要動鞭子。

眾人大驚，心想這一下可是把軍方的燕京派得罪地不淺。尤其像京都守備統領這種大人物，為了王瞳兒入王府之事，親自前來，是給足了範閑麵子，哪裏會想到範閑，竟是一點臉麵也不給對方留下。

範閑臉上的笑容透著份詭異，他望著書房內地婉兒、思思還有柔嘉小郡主，說道：“沒出什麼事兒，這是事先說好，入我門來，得挨兩鞭子，折了當初的罪過。”

林婉兒倒吸一口涼氣，心想相公今天是不是患了失心瘋，所謂還鞭之說當然隻是一句笑談，怎麼卻要變成真地。

範閑斂了笑容，輕聲說道：“不是什麼玩笑話，綱常倫理，這種事情總是需要尊重地。”

“但你也不能當著史將軍地麵打呀。”林婉兒無可奈何地看了他一眼，早已聰明地猜到，一定是宮裏出了什麼事兒，才讓範閑把氣撒到了王瞳兒地頭上。

而如今天下，能給範閑氣受，還讓他在府外發泄不出來地，就隻有一個人。

“這些話，都是你那位好舅舅說給我聽地。”

林婉兒惱了，說道：“那是你親爹。”

夫婦二人說的自然是皇帝陛下。問題是，雖然世人皆知範閑是皇帝的私生子，但誰也不敢說出這個事實，範閑兩口子在\*\*倒是說的順口無比，可此時書房內還有旁的人。

尤其是柔嘉郡主，滿臉尷尬，不知該如何接話。

林婉兒歎了一口氣，知道是自己失言，上前輕聲說道：“到底陛下說了什麼，讓你氣成這樣？”

範閑有些頭痛地坐了下來，搖頭苦笑說道：“陛下要給若若指婚。”

柔嘉眼珠子一轉，微喜說道：“這是好事啊。”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說道：“你以為這次還是指給你哥哥？”他地臉色沉了下來，說道：“陛下今天私下問我意思，看來是想將若若指給賀宗緯。”

此言一出，滿室俱驚，俱靜，俱緊緊張的緊。

...

林婉兒心跳地極快，生怕範閑在憤怒之餘會做出怎樣地舉動來，眉尖微蹙，搶先說道：“這怎麼使得？”

這話倒也不是順著範閑的毛在摸。受到範閑的影響，範府上下都極為瞧不起賀宗緯，尤其是林婉兒，她一方麵是念及梧州老父的垮台，一方麵是自範閑口中得知，當年賀宗緯曾經對若若生出些念頭。

其實當年賀宗緯乃堂堂京都才子，年青人慕少艾，喜歡若若根本不為錯，可是範閑就是覺得厭憎無比。今天禦書房會議後，皇帝說出指婚地意思，範閑當場就怒了，與皇帝大吵了一架，最後卻是被皇帝用君臣之份，父子之義生生壓了下來。

“賀宗緯這人...人品不咋滴啊。”柔嘉當然希望範若若能夠成為自己的嫂子，不論從哪個角度上講，都要替自己的兄長弘成爭取一下。

範閑聽著柔嘉細聲細語，紅著臉的這句批評，忍不住噗的一聲笑了出來，心情反而也好了許多。

“陛下可不會認為賀大人人品差。”範閑地臉色平靜下來，說道：“在陛下的眼中，賀宗緯是有才之人，如今又是高官厚爵，對他又是忠心無二，當然配得上若若。”

其實如果拋卻有色眼光，很多人都會認為賀大人與範若若乃天作之合，因為所謂人品官品，其實都清楚，賀宗緯隻是替陛下辦事，實乃大大的忠臣。

隻是有件事情範閑還是沒想通，在青州思考大殿下納側妃一事時，他便曾經想過，皇帝陛下如今對自己信任寵愛

十足，又深知自己當年為了若若地婚事，不惜把弘成打成一代\*\*人，應該不會強行安排婚事，來撩拔自己可如今陛下，居然會起意將若若指婚給賀宗緯，他究竟是如何想的？

“陛下既然是私下問你，那便是知道你一定會反對，隻是一個試探。”林婉兒馬上平靜了下來，開始分析這一切，“你就不該和陛下硬抗，陛下的性情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反對的越激烈，他偏越要這樣做。”

“我隻是憤怒於陛下居然會糊塗到這種地步。難道以為強行指了這門婚，朝中便會一片和風細雨？”範閑從沉思中醒了過來，腦中閃過一道光線，似乎隱約捉住了些什麼。

他的眼睛微眯，眸內寒光一現，聲音被壓成一道寒冷的線條：“賀宗緯我不在乎。如果他真敢上門來提親，我就一刀就把他劈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